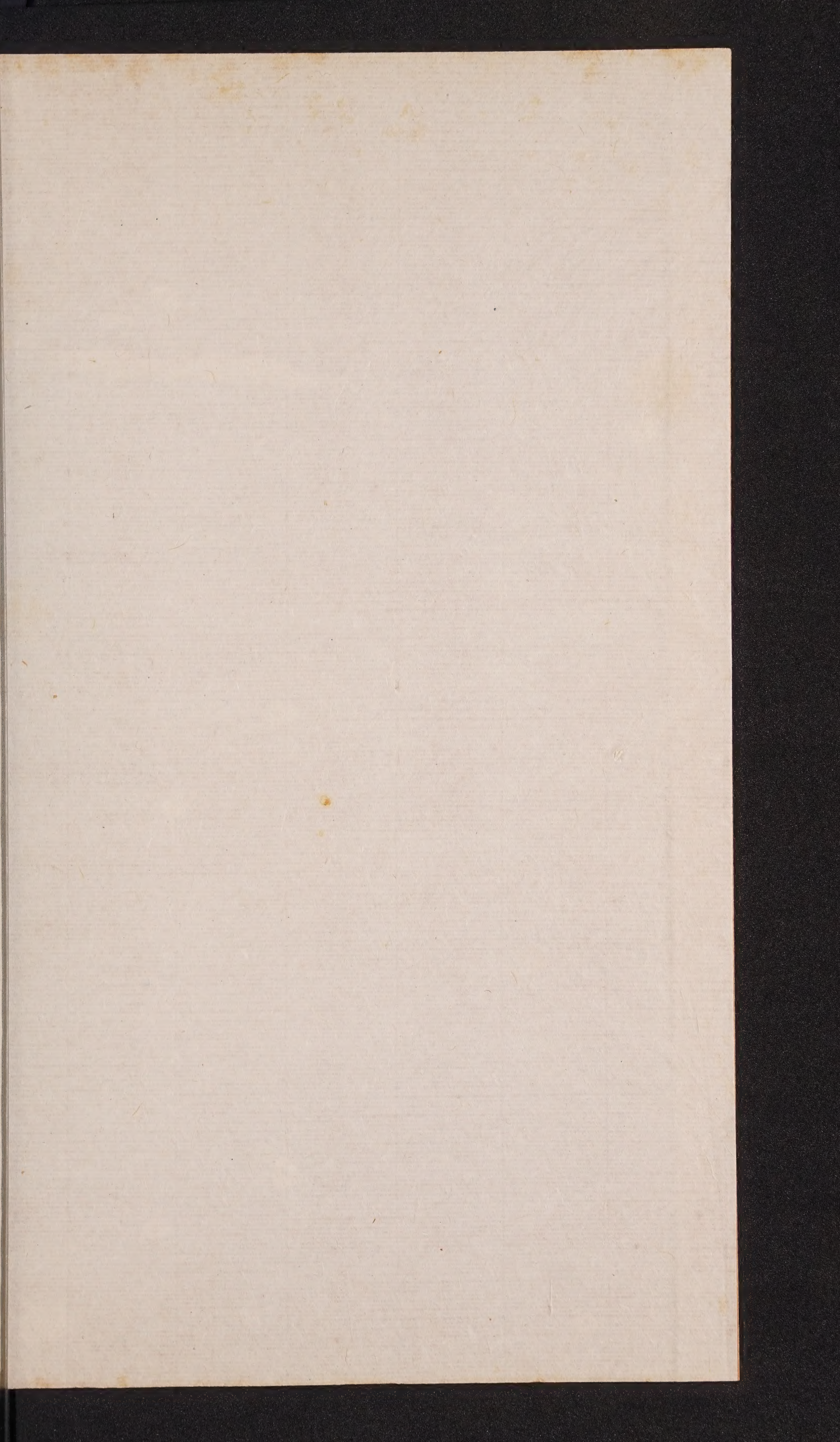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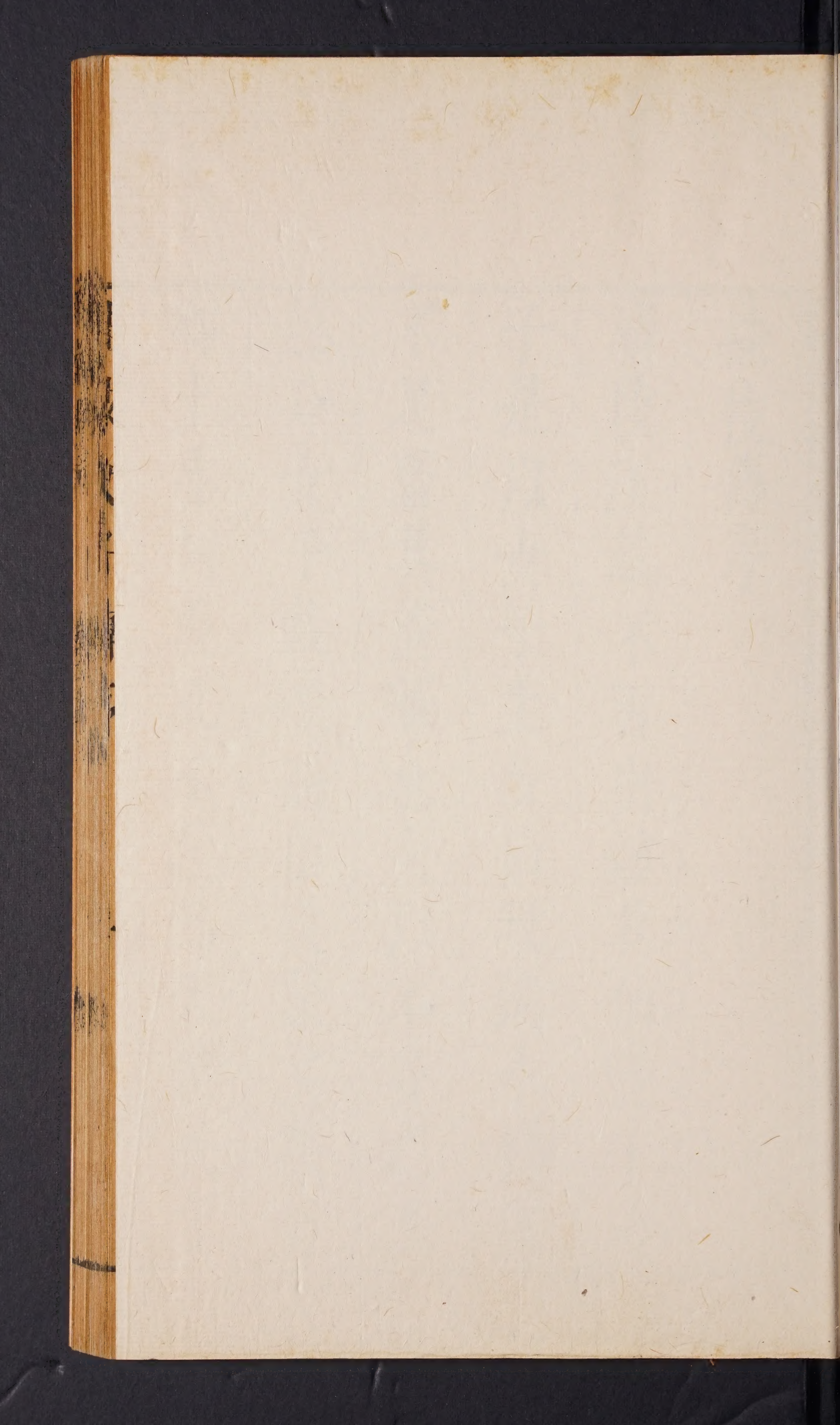








桂枝傳序

廣陵玉蕊不再出鍾其仙艷于女子是以女子生多仙致鏤氷摶雪不足喻其清華也夫以不多之玉蕊令女子載魂而出設繁其英於鄉土亦何羨此玉蕊爲天故散之

五土使五土各寶仙花愈見玉蕊不恒有于廣陵也桂枝玉蕊幻質耳既下淸虛之府是金粟後身生之者作黃金想遇之者作金屋想托玉蕊爲金枝仙女散花之恩同也爲是傳者何多怨乎亦感于釜

知粉面換黃金悔不當年墮江月之句乎噫嘻江月未墮懸在橋頭照桂枝還自月宮頓教粉面仍仙黃金無色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十九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桂枝女子傳 元本

桂枝姓何氏本桂林人五六歲時失父母母族人收養之以貧鬻于潯梧將軍門下客所客揚州人也愛其白晳萬里攜歸歸作婢充使令實幼且嬌不任供役主母嚴切是畏漸嘗諸辛苦

者四五年顏色反不如五六歲時十有二歲偶夏日沐浴竟徙倚檐楹間面目頰生光艷主母爲之心動語主翁曰此奇貨也幾失之矣幾失之矣揚俗喜養女嫁富貴人爲妾雖遠而蠻狄得金多無復顧忌也其女亦多屬貧而鬻者兩城内外日日媒嫗絡繹于道鬻女例一歲値一金稍稍有姿容輒昂其直其買之者不盡多財家也或有典物以買女者大率利其後來嫁富

貴人可得多金且或以美色專房或以生男見寵則養女之家一切賴之故俗號曰養瘦馬瘦馬而肥價必高也其嫁養女皆詭言親生女故女子百無一二識其本生父母者邇來人皆以爲利乃至親生之女亦不甚惜焉其教女也書筭琴碁以及諸藝悉相其能而練習之至于淫辭豔曲能唱爲佳凡以爲異日取寵地也其女當可嫁時則媒媪盈門不時有富貴人與一二

依附之輩車馬雜遝僕從諠囂入女家高坐茶畢女之父母命女理妝出見或較色或較藝詳審閱眎當意則議聘不當意則出青蚨少許以償茶資是時女之父母與女無愧怍容習慣故也俗謂之相親蓋日日有之處處有之矣以習慣故亦往往有不貞之女以欺遠方之人甚亦有遠方衆戶訪有女美謬爲富貴人娶之去無可稽詧者其遠嫁也幸爲主人寵愛而父母之

家聞之其女有情則提挈備至不則亦厭薄之耳其間以遠嫁與爲妾故情狀多不忍言不可言者而父母之家相聞者亦能幾哉因是俗久而難變而何氏女既有貌可售故其主翁主母一旦喜之釋其賤役呼之爲女令女呼已爲父母二三年珍愛之如已出女得其珍愛之也肌態遂備諸好而慧性亦發所教者無不能焉偶一文士過而見之嘖嘖稱羨謂其父曰此非桂

林一枝耶其父適請更美名文士曰卽名以桂枝可自是其父無女而有女驕語于人及諸媒嫗是年桂甫交十五夏六月有淛人官給諫者年六十無子覓妾于揚來睬桂桂初出見客羞澀萬狀心不樂甚顧給諫公一見當意遂以寳簪授媒嫗揷桂首不恡多金以聘一切如其父母所希求也時自燕來亟還于越以初五日晨納聘卽以初七日夕登舟初六日大雨其夜桂

獨不能寢前後記憶憂切涕零乃作歌一篇以悲巳之命因以閔揚之俗云六月六夜雨聲急有女不眠悲思集側耳東方人睡酣倚牀低首羅巾濕有恨無可伸有語向誰陳坐對中宵雨長嗟薄命身我本廣西城裏女此處爺孃非我親暗想八九年前事寸心耿耿獨傷神憶我六七歲父母雙拋棄寄養向貧親貧親無好義潯梧將軍門下客一時假虎烈威勢與得金錢知

幾何甘心觜我作人婢爾時幼小只從伦命薄飄零可若何當年攜到揚州地山程水程萬里多揚州一入主翁宅年復一年誰愛惜朝捧茶飯暮捧湯寒鈌衣裳饑鈌食主翁有時稍見憐主母鞭箠那禁得忽然年來情意改當作親生女兒待許我呼爺與呼孃梳頭裹足勤勞倍不知奸計險于阬謾道厚恩深似海簫管琵琶學已終牙牌雙陸亦教通纔延李姐傳歌曲又向

張姑習繡工事事求全勤督責朝謀夜議誰能測春來春去時匆匆道我長大好顏色嫁得富翁貴公子終身享用無盡極昨朝客到敝華堂逼我堂前見客忪不識誰家輕薄子周身上下細端相但見爺孃喜滿面我正無顏歸繡房驚猜不敢問自知徒自恨耳聞堂上言龐得心中悶方知堂上賓乃是淛江人工科給事官名重六十無兒娶妾新豈似尋常行禮節只聞次第

講金銀怪殺爺娘心慘絕千金百金爭不歇我生時日我不知朦朧造作與人說初五聘定初七嫁却道行程圖快捷可憐我貌空如花可憐我命真如葉今日人家呼作兒來日人家呼作妾以此傷心怨復嗟夜深掩涕肝腸裂蚤知粉面換黃金悔不當年墮江月已矣哉且莫哀不見揚州舊風俗親生女兒嫁天涯天涯復海角骨肉之間豺虎惡我復何須淚零落淚零落情

未休長江之水無西流風俗不改古今愁寄語紅顏綠髮閨中女來生誓莫生揚州是夜于燈前作小楷書錦牋一幅藏臥簟下明日給諫公命駕肩迎去其母送之渡江至崖而反一日于桂臥簟下得所書錦牋以白其父其父以送向文士觀之文士大加惋嘆曰惜哉桂林一枝乃不屬少年郎折宜其怨也亟使摟他墨蹟一字不可得因錄其歌而傳誦之後逾數年桂父母

家大陵替議往桂處有所求而桂適信至盍侍給諫公不一年巳作古人桂無出也其嫡初欲遣歸巳于衆妾中獨憐桂性不妄言動能順意旨留以爲伴桂遂壹志謝朱粉長齋奉金仙矣

快士曰揚俗之壞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所可解者其事必不出于知禮義重廉耻之家而惜乎上無人焉以禮義廉耻遍告而力正之也桂林一薄命女子耳乃其長歌之哀意歸于砭俗而

給諫公歿後。獨能託佛事以全其貞。噫嘻。今之
桂枝。固賢于古之楊枝也夫。

審是帙序

夫鑒不精則目力亂識不審則舌本搖審是則似者不能奪也碔砆似玉鍮石似金鸑鷟似鳳野馬似麟木蘭似桂奚醯似檀房葵似狼毒鉤肳似荇華天下之舉相似者

類然也。審是。則橫口而出。人不得而非。所謂至是無非之謂是。張靖之之雜言。其審是者也。傳云。學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靖之秉人倫之鑑。不惟似是眩惑。其別學子者甚審矣。吾觀世人開卷五尺許。

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以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譚士者何必識之審正以未審故敢設言之一審其是又本然不敢置喙矣嗟乎黎丘丈人惑于似子者而殺子瑯琊巨伯惑

于似孫者而殺孫天下之惑于似而以言殺人者不知其幾也人慎無未審而先言也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二十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審是帙　張靖之雜言易名

景泰中一日晨出暮歸抵家天色盡暝入室更衣遂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旒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荊婦相顧失色不敢言時方嚴告蚕戶科孫珉遠戍邊地余自意

平生不家于官何適逢此異兆反覆研省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余所為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況余被酒體氣蒸鬱或因以致火亟呼婢令于攏後力持曳裳余以手磨拭無筭及手熱幾不可忍而火星應手至明月入朝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汝霖曰先君為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

遽為驚駭傳惑下人也

予妾羅氏河間人衣冠冑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鬻鹽為業嘗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倉皇中復有一虎絶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拜稽顙哀懇久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田舍田舍人見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舁以歸病三月乃已酉陽雜俎豎子看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信有之

或言猫得鼠弗能遽死唬嚇作聲俟其華骨脫儘方能食人之形神不先脫喪虎雖猛終不能搏噬之彼有眞虎圖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今京師人家多存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頪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叚九成所記松雪翁所畫六蹄蓋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

馬不知其行日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龍鳳麒麐螳螂為妄者並論

袁尚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叱罵甚有與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言相者士大夫至其家為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其所以專乎術者也凡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

于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狎得其真而后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術易干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内鑒不精目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下載諸方冊者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也忠徹非能盡相人能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湯胤勣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博記而言誕天順七年冬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遣發之日諸故

舊皆出餞胤勳。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勞貢親友。然非久別。明年正月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公等幸識之。及次年。適符其語。胤勳果以赦還。考其學術。未必精鑿如此。豈常遇異人耶。予出京後。胤勳鎮西陲。逐虜歿。竟不得詰實前語云。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于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無所不至。然十植一存。酷難生發。五穀莫貴于稻。然著土輒生。得水便長。耘耨之際。用功甚粗。

而秀實盛倍他物。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于養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素馨。車前。鳳尾。治薔薜荔石菖陽。冬青。木犀。山梔。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紀。然惟松栢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適用。不專取其耐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所取材。亦不足稱矣。但梅竹自大江以北漸寡而無。則亦未為耐寒士。是猶所謂一國之善士

焉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豈齊魯之
間不見梅竹耶抑别有意耶
正統丁卯予年二十二初赴鄉舉中場之日老
父于中庭得桂一枝葩葉新茂不知所從來因
寘瓶沃以水祝曰倘吾子獲薦花其發榮淹宿
盛開香氣滿室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
夕先母孺人夢一老叟自門入中庭持筆如椽
蘸毫天水缸書孫字于挹清樓外粉墻字崇廣

專堵母自捧泥依字畫墁圬之翌日報書至後
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自是兩試春官皆下
第辛未二月入場之夕沐浴焚香再拜禱于都
城隍之神曰寧親老家貧千里棄養以求尺寸
之進今兩舉矣如功名可期神賜顯夢如命分
淺薄神幸昭示寧當領教一方不復有意于進
士矣禱畢局促就寢夜半夢登海鹽縣障海石
塘前亘大山一老叟指謂予曰此崑崙山也凡

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遽起呼家童索燭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寐亟趨試院與支中夫遇于道共相勞苦嘆進取未遂予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若有崑崙字是予佳候也中夫固問所以遂以夢語之中夫唉曰人嘗言痴人信夢靖之良是焉及得題果織皮崑崙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給事青席舍相近丞予所疾言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

不能通洽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是年青登
第名在第七録其文一篇余竟下第甲戌二月
初三日予方抵京匆促僑寓不暇撿閲舊業自
分此行又成畫餅初五日夜夢前狀元柯孟時
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是下今年狀元
耶予方謙讓問答間忽雷電交作予素畏雷正
驚怖頃有霹靂聲擊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予
幸登榜名亦在第七録文一篇聞主司閲卷時

黃學士諫欲以余爲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穆互持高下取决于主考學士商公輅以予策論頗優而經書義不及彼卷遂以彭華爲首尹直爲經魁黃素負氣因與二公有隙奮筆批予卷有　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之語開院後具以此言諸人次日以紅絨織毯一端見惠曰唱名之後當以是爲朝服努力向上幸毋相忘也及　廷試之日屬藁未半禮部侍郎姚公過予

所熟視墨草曰汝即張寧耶筆力甚高所欠實
語葢予方以勤勤　上爲中興之務因姚語遂
以勤德爲體要有頃姚與尚書胡公濙偕來相
顧有喜色自是內外執事諸公皆接踵繼至無
少間觀者咸屬目期待晷刻盡未予初脫稾適
胡姚二公至胡附耳曰此卷應當讀善自珍重
予以紙短告遂命儀制司撿納卷得李曰良行
紙續楮尾予以天晚爲懼胡曰第自留心吾爲

汝進本依曾棨故事給燭親爲添硯水命監試官研墨以助天且瞑同年皆出尚未畢乘昏老草不復計端楷忽傳宣閉門諸執事官較皆散出胡亦不能獨止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送予宿禮部戒勿遽歸明旦携予入朝候直房下胡姚二公諸内閣請容足卷者三大學士王公文颺言曰張寧南方人耶若令日謄卷如謂臨軒何胡遂不復言館閣臺省因共相惜命卷待

閱少保于公謙謂如天馬行空胡公謂恭泰知貢舉久矣乃誤此一人奈何大學士陳公循因衆論未平取卷視之曰此厚皮饅頭也衆知事不濟乃陰寘卷于循所閱卷中得預第二甲胡姚之力居多放榜之晨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謂予爲第一及唱名乃孫賢也自是喧傳累日聲入禁中尋有 旨取進士張寧寫不了卷及牛倫試策 御覽畢復送 内閣收貯聞喜宴

能吏部尚書王公翺戸部侍郎李公賢皆從容見問慰籍再三延譽甚至是年禮部奏選庶吉士入翰林首及予名自念親老奠沾一命之封若俟儲養事必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吾閲士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林十年必獲進用姚曰足下若不做吉士急於仕進天下皆薄汝遂引詣内閣呼選既及因對曰寧質魯年長鞭策不前不願留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事乃聽出對

策之暮倉皇出禁中总持　賜策後得之于周
公修撰洪謨而所對文字了無遺稿後一年吕
公逢原黃公廷臣自内閣錄出欲令裝一卷諸
公咸爲跋識其詳予辭之乃不果嘗自覩省文
雖不覃陳腐若比之古義求爲之御且不可何
足爲天下先時新出草野不識忌諱縱使成篇
亦不堪上讀況先母夢兆于七年之前已有孫
字之應予爲孫賢榜下士葢數定也又遺梅雷

震之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詫但厚負主司及諸先達汲引之盛心爲可愧耳其間捧泥墁字至今未白惟織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爲青設者及予中會試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造物之于人豈固有巧哉科目止于癸身無足爲意老病還家偶憶舊事用記其始末以見予之感遇云

王汝霖民望聰厚淸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閥閱子弟多槩視之不知其爲良器也然好作吳語

以資咲談一日與兵科劉昭刑科陳嘉猷遇民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之陳應曰東門瓜欲何往蓋俗呼陝人爲豹子蘇州人爲冬瓜陳實爲劉復訓也民望正色曰不必邪談吾適在科中看漢書考異欲與二公論之文帝初畊籍田時借牛于田家既終畆二耕叟互錯認牛喧鬨不已帝召問之曰父老何自錯牛物色奈何一叟前曰此小而馴者某之牛彼大而劣者臣家牛

也始皆傾聽以爲正論及落語莫不絕倒可謂不爲虐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抜營荒野官軟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見時巳年八十餘今猶強徒因與副使武士英单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寥絕處所居纍整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髽髻草服老者見客殊不省畀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

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葢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斂或食松榛實蔬參菊苗飲泉水自相呴沫不知有營度憂慮事平生不經嘗五味豐腴之物清淡安全所以致壽漢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夭觀此老人信有之也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適徒

自苦耳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碁意無厭倦却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内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堯之于鯀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而已諸葛孔明之

于馬謖先主嘗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與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功其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傷其明不忍咈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别不遺此必有曲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齋寢事人皆羨公有量予謂當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于量也

何益盍公明識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于公故使之既窘而相與言因而示之以閒雅定静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格致之功所以先于誠正也

嘗疑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及自薦諸書事頗傷于難進然觀其論用世屢以孔墨同語宜乎以博愛爲仁也則豈以上賢兼愛爲急務哉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産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

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賈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燕賈寧沒身不售甘遺資美于後世焉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潯州通判到任時[illegible]常州李宗羨歿已一月歛于公廨公視篆[illegible]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餌薪米之資乆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

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郎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絕爲已有妾無纖悉沾惠幸爲我達公全妾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鎮守叅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絕不與見爲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簿其俸給及賻贈得

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爲移文
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
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
給老婦家餙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備竟不得一
肆其志而李之棺櫬得入于土妾亦無幾微少
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嘗聞其事于江湖士大
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相過從乃得備詢其實
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羨之處事君子可以

爲鑒。

隣有患盜者。嘗固守其前門。而不虞其後戸。盜覘其不虞也。常入自後戸而詭迹于前門以售疑于主人。其後守益固而盜益數。或告之故。于是重關累栈加之扃鎖。而時其啟閉。盜亦時其慎懈也。而月猶一至焉。主人不勝其勞也。遂塞戸塗壁絶其所由而尤偵伺惟謹。盜乃絶。君子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者畢前而一

不背繫豈嚴啓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斯役未足爲居室之恒法然于防盜也爲可一用焉

火浣布予初于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于朱孟瑜縣丞家見者稍長如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爇香油盡火熄則完全如故梁冀帨巾魏武時所貢元別怯赤山石絨所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于指揮胡纖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

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辯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孫景章參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爲僾逮。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于人。則火浣雖全疋。亦當退處于僾逮也。

予見其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
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衙衙寺僧所收謝庭循
一石方廣三四寸中劈爲二內函魚骨一具首
尾皆全予先考葬祖考時啟祖妣殯合瘞發砌
石一紫色者剖爲二片其中樹石茂密一人冠
帶立樹下若凝眸遠望了如筆墨描畫先考謹
藏欲解爲畫屏後因被災而燬又家藏石蟹一
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磨塗

兩背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眞有不可
強論者

[illegible] 卷二十

花錫新命序

予前後爲花案二卷。即花史不得操筆侍左右。寧許筆洞細君參酌。及案落人間。如二月花聲沸街頭驚徹玉樓人夢始取士女殿最語較之。覺案中尚少此種香色。正徘

徊間。而余君翼携新命相示。取妍不遠士女香色。過焉。倘崔元徽在。借風旛者。當夜滿苑東矣。客謂百花何德于君翼。爲之吐蘖敷藻如是曰。是君翼得之夢中放之頴上因以被之園林者也使人用金鈴

相護不致花有嘆聲異日還以新
命錫君翼金粟宮桃花浪紅藥堦
紫薇省榮踰九錫豈獨裹數斗落
英相謝哉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二十一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花錫新命 余君翼元本 附廣陵女士花殿最

甲子秋落魄歸園羣花互對宛然咲語相憐因簡廣陵花史併漢張翊所造花經閱之品題確詞意工但小園花開不欲虛負每飛觴綴語姿沃神欣數年來色香味察亦頗久盡

如花經之殿最間有名花不無負屈盡如廣
陵之諷誦復雜瑣語抑或失真特自臆裁漫
爲脂語珍奇績麗筆洞之倡和紗有細君微
參聞評鼎園之披剝時籍琴叟是以刪其倒
置補其藻繢敢侈大成

一品九命　牡丹　梅　蘭

牡丹品曰國王

錫詞曰香色雖自人間氣韻直籠烟際艷

情翻似怯豈云花木之妖裝束極端嚴可破粉黃之陣宜其聚寶而賞詎獨帶笑相看香國稱尊原無二大花王錫命以領手春

梅品曰高士

錫詞曰開占江南淸居花頂風晴雪月總疎曠世之襟碧白紺紅咸醞調羹之味肯作傳春之驛使突來入夢之佳人吟看歸

不得。醉𨉖立如痴。何揚州情往轉深。林處士名同不朽。

蘭品曰芳卿

錫詞曰。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此咏蘭佳叶也。嗟嗟。國香與衆草爲伍。孤韻托空谷以全。何怪典嗟者援琴。行唫者紉佩。

三品八命　蓮　桂　菊　芍藥

蓮品曰君子

錫詞曰魏家富貴君子自視歆然陶氏隱淪通人是吾徒也翠葢佳人臨水適霞襲清標紅妝仙子踏波間月弄寒影

桂品曰名流

錫詞曰高臨月府秋雲影簇簇蜷虬靜入風簷夜雨聲蒼蒼鱗甲自非前身金粟空消滿院香塵

菊品曰傲逸

錫詞曰孤標霜揭秀色風飱似叢青玉之班不作黃金之氣辭歸彭澤思我良朋落帽龍山比茲傲友共將籬月可破郊寒

芍藥品曰冶臣

錫詞曰尊則稱臣憶廣陵之金帶姿惟多冶羡西洛之玉樓况艷友仙子之名與人並重若近客可離之日以情見珍霞標建

之赤城雲錦翻于畫省

三品七命　玉蘭　水仙　茉莉

玉蘭品曰脩嫮

策詞曰園梅巳謝墻杏將殘隨登凌秀之臺愛此瑤華之樹宛玉合以藏濃粉亦氷心之耐淡妝舞仙鶴而風廻伴美人而月馥

水仙品曰奇偉

策詞曰玉氣氷肌想凌波之素白黃冠翠
袖懷姑射之情疎不許淤泥塵皓魄全憑
風露發幽芳

茉莉品曰趣友
策詞曰翠幔凉生沁沁幽香梅共嗅瑤墀
月上離離清影玉爲鄰寧添閨閣之妝可
雜幽人之佩

四品六命　海棠　瑞香　酴醿　蠟梅　梨

花　梔子

海棠品曰麗人
策詞曰春睡方酣弱去不辭風日暖曉粧
偏膩嬌來只恐露林深廣陵拌曰香滅韻
長最愛朱唇得酒綠深紅嫩堪傷翠袖捲
紗
瑞香品曰勝侶
策詞曰名來廬阜香送夢魂四垂密葉裁

青綃雲裘翠染一簇繁英鏤紫錦霞裾芬

披應持鸞尾扇剪破麝臍囊

臘梅品曰雅儔

策詞曰素心自抱檀口雅含香噴金枝細

葉未生新鴨綠芳疑玉蕚寒英已破淡鵝

黃

梨花品曰爽潔

策詞曰白雪生香水堪圖色碧雲含蔕月

託爲隣溪畜傳粉何郎更羨留香荀令傳美玄光之側流芳澥海之中故落帽數梁緒風流拂衣推蔓卿氣韻

酴醾品曰韻生 每一頴作三葉品字青跗紅萼及開遍白

箋詞曰風流能助詩狂謂之韻友名字原因酒得稱曰醉紅客走青蛟巳恨絳衣作陣濃薰紫麝絕憐雪架生香

梔子品曰開士

策詞曰祗園四照曼陀共簷蔔而香芬雙樹蓮臺九品紺髮並金光以祥映中天龍女獻來世尊拈笑　廣陵詞

五品五命　山茶　葵花　榴　芙蓉　紫薇
鸎粟　杜鵑

山茶稱英士

詞曰血染枝頭造物孕姿如有意香凝寶項春工毓秀似多情迎風一咲恍然紅袖

腰廻臨水相看。儼爾綠珠面。樸若黄若白。韻勝其姿。又郭冠軍之春風也。

葵花稱耿士

詞曰。日傾心。霜能衛足。淺紫深紅。色雖輪于一捻。東迎西逐。丹實誓于九廻。

石榴稱妍士

詞曰。蠟珍作蒂。緗綵成叢。炎蘢盛于朱明。靈根得自安石。燠若渴虹飲水。炳如睍日

分霞自非一點猩紅寧蘊千珠寶實

杜鵑稱姿士

詞曰似泣春而無語若映霞而有心含處非是啼紅血開時只見碧姿明　筆洞細君

芙蓉稱寒秀

詞曰凝露輕盈不比東園一樣色倚風爛慢占斷西湖萬頃秋却唉菊花淡翻嘲楓葉丹楊妃浴罷霜拭西子顰來酒施

紫薇稱貴介

詞曰淺碧籠裙不隨春色開金谷茸紫襲綬長沐天恩近玉堂眾云一艷開時百艷藏亭亭高發照秋光如脂如粉皆無與品作辭林翰墨香

鸎粟稱艷士

詞曰精神不數趙飛燕糚點繁濃顏色渾如張麗華鋪陳明媚妖姿雖隨變化薄命

極易飄零不與蘭蕙爭臭味却同桃李鬭
芳菲

六品四命　薔薇　木筆　木香　紫荊

薔薇稱繁英

詞曰滴滴芳思濃似猩猩初染素垂垂柔
蔓輕于燕燕欲凌空浪搖卞臉淚風舞一
身香是以醉客臨架佳人剪枝若非攀折
多刺肯教桃李成蹊

木筆稱銳翁

詞曰枝橫握管早霞遠映書空色苞吐含鋒落日斜窺翰苑情咏曰臨風題蕉葉着雨濡盆池只待揮金日殷勤泛玉巵

木香稱素偶

詞曰株共薔薇宛宛煙條塗石綠花凝碧素依依粉葉撲雌黃香清兮自遠心紫兮更長

紫荊稱翕侶

詞曰。聯檻光相亂。索烟態轉深。斜倚春風。雖不比歲寒朋友。簇滋雨露。也能況同室弟兄。

七品三命　桃　杏　李　丁香　櫻桃

桃稱豐士

詞曰。玄都觀裏千株。武陵溪頭幾樹。爛熳消君王之恨。芳菲助仙子之嬌。成蹊自爾

無言逐水誰云輕薄

杏稱文若

詞曰蓓蕾枝梢雪未乾粉紅腮頷點春寒
不禁烟雨輕欺着祗好亭臺愛惜看

李稱夜光

詞曰葦綃萬朶芳爍九標換骨釀英嘉令
公之拜賜炫晝縞夜羨韓愈之賞芬光明
無月夜強笑欲風天

丁香稱峭士

詞曰夢回枝上私語脂香華隱梢頭柔情粉退雖拔心而不死經百結其何傷　廣陵

櫻桃稱舌含

詞曰綠珠在蘊未驚嬌鳥之飛紅玉開妝先映美人之笑脂誰含去瓊自飛來

八品二命　石竹　玉簪　萱草

石竹稱爽士

詞曰枝細三分斜依蔓蘘如有根花圓五葉冷搖踈朶若無春淺深情意實自天成剪刻工夫詎由人巧

玉簪稱白士

詞曰香魂吐骨素魄含馨氷稜生翠髻之寒雪態映青螺之色昨夜瑤姬粧失今晨玉搔鬟輕

筆洞細君

萱花稱解人

詞曰忽憂堪樹北堂助味雅宜東壁綴炎
景似列石家步障散金采肯歸貧客羞囊

九品一命　凌霄　鷄冠

凌霄稱標儔

詞曰百尺條抽雨露偏滋繁艷滿欄花發
風雲若護羣葩不是周旋倚高樹那能容
易見青岑

鷄冠稱灼人

詞曰一飛不去五德應難蒂密子繁只解

園中迎露無聲有色難令宮內傳籌　洞生細君

附廣陵女士花殿最

牡丹稱黄王品曰國色天香掾蓋塵而作粉美肌膩體剪霞艷以成粧一捻嬌姿百花魁首芍藥稱冶士品曰分西落之景放廣陵之春態度妖嬈丰神艷冶偶爾謔時相贈怪他名曰可離香蘭稱芳士品曰伍衆草于深林貞姿獨異托

孤根于空谷芳藹自殊與嘆者援琴行鍳者紉
佩香桂稱名士品曰金粟下生幻作人間花品
蕋珠結伴灑來天上香芬信是巖緣無慙仙友
香梅稱高士品曰芳傳春信籍占花魁移從白
玉堂前窓横踈影遊在紅羅幄下夢繞清都冷
菊稱傲士品曰孤標堪掬秀色可餐羞開桃李
之芳圃雅挾松筠于淡圃荼蘼稱逸士品曰風
流能助詩狂謂之韻友名字每因酒得命曰酔

紅梔子稱開士品曰祇園四照曼陀共薝蔔而
香芬雙樹蓮臺九品紺髮並金光而祥映中天
龍女獻來世尊拈笑梨花稱爽士品曰柔姿淡
不粧巧妬何郎之粉縞袂清無滓夢回荀令之
香細飾稱曠士品曰黃冠雅用簪裁白氅本宜
霞舉出土有節坐對此君凌雲無心行看這叟
海棠稱儁士品曰香滅韻長最愛朱唇得酒綠
漾紅艷偏傷翠袖捲紗香蓮稱潔士品曰色妍

而潤。香逺益清。彼君子兮。何羨魏家富貴。抑通
人也。郄嫌陶氏隱淪。茉莉稱貞士。品曰。翠模朱
欄。朶朶幽香。梅共色。瑤堦石砌。垂垂清影玉為
鄰。含笑稱粲士。品曰。粲粲綴朱欄。似列石家之
障。垂垂墮紅雨。如啼漢女之粧。臘梅稱異士。品
曰。蝤蠐領上芳。綴梨花之幽艷。芍藥欄前香。舒
素手之文情。靚此素心。知為檀口。水仙稱奇士。
品曰。玉蕋氷肌。想凌波之素白。黃冠翠袖。懷姑

射之仙標。丁香稱佳士。品曰夢回枝上私語。脂香華隱梢頭。柔情粉褪。雖捘心而不死。經百結其何傷。瑞香稱勝士。品曰風轉濃芬。薌施灑來春閣。煖月新清影。綢繆結向夜飇寒。筆洞生愛誦此名花殿最之詞。細君每聽之。問曰。惜未全也。尚有桃杏葵櫚芙蓉玉簪鷄冠山茶杜鵑紫荊等未及。患君盍爲補之。生曰。卿于諸花中可況何品。細君笑而不答。生

于是濡毫凝思補焉細君曰子為品予為和因錄于右

生品玉簪云香魂吐骨雪魄含香戴首見白點綠雲之陰凝胖恍姿重青螺之色細君曰昨夜瑤姬曉妝失今晨玉檻曉鬟輕生品芙蓉云枝頭含露不比東園一樣色梢尾垂霞占斷西湖萬頃秋細君曰秀而不實何事人間占風流瞻之在前只宜江上妝晚景生品

鷄冠云。修幹挺然。作風中之舞。紅姿嬋爾着頂上之觀。細君曰。煩子容蒂只解園中迎晚露。有色無聲。雖令宮中報曉籌。生品山茶云。造物孕紅。半含半吐。如有意。寒風毓秀一葩爾。葩似多情。細君曰。迎風一笑。恍然寒中春意煖。臨水相看。儼爾綠內天姿紅。生品石榴云。熱不嫌夏日。顏若笑薰風。細君曰。此語有所謂也。乃曰。猩猩一點紅。朱明從是增色。顆

顆千珠實羣卉對此無功生曰自寓之意大哉生品葵花云淺紫深紅濃粧淡抹映日似三眠之弱迎風媿一捻之紅細君曰何謂之甚也生曰照處華姿應有態雨來芳心付與誰細君曰又何謂之甚也乃曰儘隨日景便傾心由來霜中能衛足生嘆服細君曰且爲簡語不必寓意相謔生品杜鵑云似泣春而無語若映霞而有心細君曰含處非是啼紅

血。開時只觀碧姿明。生曰。此雨下雖無意而

猶似有意也。生品紫荊云。聯綺光相亂。縈烟

態轉深。細君曰。雖不比歲寒朋友。實能閎同

室兄弟。生品櫻桃云。王姬微啟笑。金母作成

丹。細君曰。芳姿梟肴際之月。微紅綴臉上之

霞。



